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 《江格尔》论

● 仁钦道尔吉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 《江格尔》论

---

仁钦道尔吉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6 号

《江格尔》论

仁钦道尔吉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1 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12.75 字数:311 千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1015-460-5/I·52

定价:9.80 元

## 前 言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他们的民间口头创作极为丰富，其中史诗尤其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历史文化宝库中一串别具特色的明珠。我国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尔》（《格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闻名于世。它们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相媲美。此外，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中至今还广为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各民族间同样也流传着富有神话色彩的各种原始性史诗和一批英雄史诗。

史诗体裁大抵是产生于史前文化阶段，它经过了悠久的民间口头流传过程。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史诗随着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演变。史诗是人类社会现实的折射性反映，在长期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映现。史诗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在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的信息。

印度史诗、古希腊史诗和欧洲中世纪史诗，早在几百年或两千年前就已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史诗，退出民间艺人的演唱舞台，作为一种文艺样式已被人民群众淡忘了。因此，研究印欧史诗缺乏活的材料，不少问题难以解释。可是，在我国南北各地存在着许多天才的民间艺人，他们熟记各民族数以百计的史诗。这种罕见的活的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继续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状况自然

也引起了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史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们把对中国史诗的研究著作看作是解开欧洲史诗之谜的钥匙,并通过它探讨有关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等问题。

我国各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有了较大的进展。鉴于目前尚未出版过一套系统的史诗研究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史诗一章的空白尚未得以填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发起和承担了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的撰写任务。根据这一课题计划的要求,我们要完成《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和南方原始性史诗和史诗理论研究著作各一部。现与读者见面的是丛书中的一部。

我们课题组的全体人员为了很好地完成国家重点项目,积极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量掌握全面资料,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努力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撰写者水平所限,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仁钦道尔吉 教授

1990年3月30

27154/08

# 目 录

前 言 .....	(1)
-----------	-----

## 上 编

<b>第一篇 活态史诗《江格尔》</b> .....	(1)
一、悠久的民间传说 .....	(3)
二、演唱活动 .....	(10)
三、听众的作用 .....	(15)
<b>第二篇 演唱艺人江格尔奇</b> .....	(22)
一、江格尔奇的职能和地位 .....	(22)
二、国外的江格尔奇 .....	(25)
三、中国的江格尔奇 .....	(33)
<b>第三篇 搜集、出版和研究</b> .....	(43)
一、在俄罗斯的搜集、翻译和出版 .....	(44)
二、蒙古国的搜集和出版 .....	(49)
三、中国的搜集、翻译和出版 .....	(51)
四、研究概况 .....	(64)

## 下 编

- 第四篇 文化渊源** ..... (83)
- 一、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传统 ..... (84)
  - 二、蒙古英雄史诗的传统 ..... (89)
  - 三、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三大中心和三大类型 ..... (105)
  - 四、《江格尔》与蒙古口头文学 ..... (126)
  - 五、《江格尔》与蒙古其他英雄史诗 ..... (134)
  - 六、《江格尔》与神话、萨满文化 ..... (140)
  - 七、《江格尔》与佛教文化 ..... (154)
- 第五篇 社会原型** ..... (164)
- 一、动荡的社会形态 ..... (166)
  - 二、战争的性质和目的 ..... (171)
  - 三、宝木巴地方的性质 ..... (176)
  - 四、社会军事政治体制 ..... (179)
  - 五、社会结构 ..... (185)
  - 六、社会思想意识 ..... (187)
- 第六篇 形成时代** ..... (195)
- 一、国外研究者的看法 ..... (195)
  - 二、国内研究者的观点 ..... (198)
  - 三、产生时代的概念 ..... (204)
  - 四、长篇史诗的形成时代 ..... (208)
- 第七篇 发展与变异** ..... (223)
- 一、同一部长诗多种异文的出现 ..... (223)

二、新长诗的产生 .....	(244)
三、发展与变异方式 .....	(263)
<b>第八篇 情节结构的发展 .....</b>	<b>(271)</b>
一、各长诗的情节结构 .....	(271)
二、总体情节结构 .....	(292)
<b>第九篇 人物形象的发展 .....</b>	<b>(296)</b>
一、英雄人物 .....	(297)
二、理想首领 .....	(301)
三、勇猛型将领 .....	(305)
四、智谋型将领 .....	(319)
五、贤惠女性 .....	(325)
六、神奇骏马 .....	(330)
七、乱世暴君 .....	(337)
<b>第十篇 语言艺术 .....</b>	<b>(345)</b>
<b>江格尔学图书目录 .....</b>	<b>(371)</b>
<b>参考书目 .....</b>	<b>(381)</b>
<b>后 记 .....</b>	<b>(389)</b>



## 第一篇 活态史诗《江格尔》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一部作品，它在数百年以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形成于生活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至今它仍然活在我国民间，以口头传承形式广泛流传于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蒙古人中，成为他们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在新疆共有 12 万蒙古人，他们分布在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北疆的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尔泰地区和哈密地区的二十多个县。他们分为许多部族，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土尔扈特人。他们主要除分布在南疆巴州的几个县外，在北疆的和布克赛尔、乌苏、额敏等县也都有土尔扈特人。厄鲁特人主要是聚居在伊犁州的昭苏、特克斯和尼勒克等县和塔城地区的个别县。在新疆几乎没有杜尔伯特人，在 1757 年以前他们迁徙到了蒙古国西部地区。和硕特人大多居住在巴州的和硕县，其余人早在 17 世纪 30 年代迁至青海等地生活。清代从内蒙古去的察哈尔人主要聚居在北疆博尔塔拉州。在北疆还有少数乌梁海人和扎哈沁人。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新疆各地的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乌梁海和察哈尔等各族人中以口头普遍流传着，我国学者录制了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其中共有 157 部长诗及异文，约 19 万诗行。过去在内蒙古和其他省的蒙古族人中记录了许多篇幅较短的英雄史诗，但尚未发展《江格尔》的诗篇。《江格尔》在这些地区流传不广，但并不是没有流传。笔者曾听到了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

和巴林地区演唱《江格尔》的信息和证据。我于1990年4月与德国卡·萨嘉斯特教授等人一起到鄂尔多斯的乌审旗和鄂托克旗进行考察，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听到本世纪40年代鄂尔多斯人演唱的《江格尔》。可见《江格尔》在鄂尔多斯有一定的流传。1991年9月笔者陪同德国瓦·海希西教授和夫人到了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说书馆的民间艺人仁钦胡尔奇，他给我们演唱了《江格尔》的一部。原来他是巴林右旗巴音额尔德尼苏木人，他对我们说：

我属猴，1932年生于大板以西的十家子村（嘎查）。11岁那年我向外祖父家的一位喇嘛（外祖父的哥哥或弟弟已记不清）学习了《江格尔》。那位喇嘛名叫朝亦日格，他曾到过安多、塔尔奇和呼伦贝尔等地，1941年回老家。他会讲述各种民间故事、《格斯尔》和《江格尔》。在他讲的《江格尔》故事中对我印象较深的是“明彦活捉库尔门汗”和“洪古尔的婚礼”。仁钦胡尔奇给我们演唱的“美男子明干（即明彦——笔者）活捉大力士库尔门汗之部”就是他向朝亦日格喇嘛学来的，当然后来他还对《江格尔》的书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这一部长诗中有不少独特的情节和萨满教因素。仁钦说，朝亦日格喇嘛讲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节。

上述情况说明，过去《江格尔》在内蒙古一些地区曾有流传，只是未能搜集出版。

除我国新疆外，《江格尔》了曾在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生活的卡尔梅克人中广泛流传。17世纪20年代，我国卫拉特人中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同新疆迁徙到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去生活，被称为“卡尔梅克人”。和鄂尔勒克的部众把《江格尔》带到那里去演唱，因此，这部英雄史诗在卡尔梅克地区得以流传。此外，《江格尔》在蒙古国的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中也有一定的口头流传。在俄国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图瓦人和阿尔泰人中，也流传着《江格尔》的个别诗篇。

总之，《江格尔》是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各蒙古语族民众中以口头形式流传着的英雄史诗，即以活形态存在着的史诗。西方国家的学者高度评价了《江格尔》和其他活态蒙古英雄史诗对世界史诗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专家瓦·海希西教授曾指出，在蒙古人中以及与蒙古毗邻地区的突厥人中，英雄史诗依然存在，并且经过改变以新的形式流传至今。这些蒙古英雄史诗对所谓口头流传理论的研究，可以提供活生生的对象。<sup>①</sup>

在民间流传着的活态英雄史诗《江格尔》，同早已用文字记录和出版并在民间失传的史诗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不同，它有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在下面简单论述这部活态英雄史诗的一些特征。

## 一 悠久的民间传说

世界著名的希腊史诗《伊利昂纪》、《奥德修纪》和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早在公元前已以文字定型，后来在民间逐渐失传。现代人难以探讨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可是，《江格尔》和其他蒙古英雄史诗则不同，它们起初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承，并通过民间艺人的记忆和演唱，从古至今活在民间。目前，学术界尚未掌握最初演唱《江格尔》的可靠资料，但却发现了17—18世纪以来在我国和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地区《江格尔》以口头流传的信息和传说。例如，土尔扈特部首

---

<sup>①</sup> 瓦·海希西论文《关于蒙古英雄史诗的结构和母题类型的一些看法》，见德国波恩大学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丛刊，第68卷，威斯巴登，1979年。

领和鄂尔勒克生活在 16 世纪下半叶到 17 世纪上半叶。他虽于 17 世纪 20 年代率部众由新疆迁徙到了俄国伏尔加河下游，但至今在我国新疆蒙古族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和鄂尔勒克家乡一位江格尔奇土尔巴雅尔在新疆演唱《江格尔》的传说。1983 年 8 月笔者在西宁市见到了新疆和布克赛尔县文工队队长加·巴图那生，他曾告诉我说：据我们和布克赛尔县的炯郭勒·普日拜等人说，《江格尔》曾有过七十三部，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全部演唱。而在和鄂尔勒克西迁以前，他们家乡有老两口，男的叫土尔巴雅尔、女的叫土布森吉尔嘎拉，土尔巴雅尔在学习和背诵当时流传的《江格尔》时，每背会一部便在怀里放进一块石头，后来他怀里的石头逐渐增加到七十块，这说明他已学会了七十部。当时的王爷听他演唱后，高兴得赐给他一个专有的称号：“达兰脱卜赤”（意为会演唱七十部《江格尔》的史诗囊），并在四卫拉特的四十九旗内通报了他的事迹。这些虽然只是传说，但其中一定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真实性。在贾木措的调查报告（见《新疆日报》1982 年 8 月 11 日第 3 版）与加·巴图那生的调查报告（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中也有类似的传说。还有一个关于山头的传说也和土尔巴雅尔有联系。据加·巴图那生介绍：和布克赛尔的西北部有一座名叫“江格尔拜”的山脊，据说就是那位才华出众的江格尔奇“达兰脱卜赤”土尔巴雅尔曾放牧过的地方。人们为了怀念他就起了这个山名。此外，江格尔奇朱乃向巴图那生提供的重要材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这种传说的真实性。朱乃说：和布克赛尔十四苏木的土尔扈特人是跟随渥巴锡汗的后裔策伯克多尔济从伏尔加河下游返回家乡的。策伯克多尔济回乡后，曾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亲往承德拜谒皇帝，并向乾隆报告了土尔扈特的“达兰脱卜赤”土尔巴雅尔的事迹。乾隆听到后正式追封土尔巴雅尔为“达兰脱卡赤”，并向各地蒙古人通报。（这是朱乃本人从和布克赛尔亲王府的记事《史册》中所亲眼见到的。）我们知道，

策伯克多尔济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上面提到的他从伏尔加河下游返回新疆，并去承德朝觐乾隆皇帝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虽然有关江格尔奇土尔巴雅尔的事迹是个传说，但上述种种传说和史实互相印证，在某种程度上很能说明当时确曾有过一位能演唱数十部《江格尔》的江格尔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江格尔奇朱乃所提供的这一材料竟与1802年别尔格曼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所听到的一个信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据别尔格曼记载，在1771年土尔扈特部返回新疆以前，居住在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汗的手下有个叫策伯克多尔济的诺彦，在他的属民中有过一位出色的江格尔奇。策伯克多尔济诺彦常常带着那位江格尔奇到渥巴锡汗的宫里去演唱。那位有才华的江格尔奇连续数日说唱无数部《江格尔》，并得到大臣们的奖赏。1771年，渥巴锡所属土尔扈特人由伏尔加河返回阿尔泰山一带去的时候，大臣们把那位有才华的江格尔奇也带走了<sup>①</sup>。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这两个材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但涉及的却正是同一问题。如果说别尔格曼所听到的是策伯克多尔济早在伏尔加河时期如何重视江格尔奇的情况，那么加·巴图那生从朱乃那里所听到的正好是策伯克多尔济迁到新疆后对江格尔奇更为重视和宠爱。脉络清楚，前后相承，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正是脱节了历史真实的重新连接。

加·巴图那生发现的这个有关江格尔奇土尔巴雅尔和策伯克多尔济的材料，对研究《江格尔》的产生和流传，无疑有其极为重要的价值。它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江格尔》首先产生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后来才由跟随策伯克多尔济回

---

<sup>①</sup> 见[苏]科契克·图勒著《英雄史诗〈江格尔〉》，第43—44页，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厄利斯塔，1974年。

到新疆去的那位有才华的江格尔奇在新疆传播开来。恰恰相反，史实确凿地说明了早于策伯克多尔济时代的一百五十年以前，即在和鄂尔勒克时期，《江格尔》已在新疆广泛流传了，当时已有土耳其巴雅尔那样的江格尔奇能演唱数十部之多。后来，当和鄂尔勒克西迁的时候，新疆的江格尔奇们随他到伏尔加河一带，在那里继续演唱和传播了《江格尔》。

到19世纪初，学者们开始到俄国阿斯特拉罕地区卡尔梅克人中去记录《江格尔》时，当地人们几乎到处都在演唱和传诵这部传统的英雄史诗。那个时期有不少学者和旅行家作了翔实可信的记载。卡尔梅克学者拉·布尔奇诺娃在查阅大量的报刊、书籍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他们的看法。<sup>①</sup>

《江格尔》的第一个记录出版者别尔格曼于1802——1803年到卡尔梅克草原考察时，他曾听到了江格尔奇们的演唱，并对《江格尔》演唱的印象作了记载。据他讲，卡尔梅克人普遍了解这部英雄史诗，一有机会，他们就去倾听江格尔奇的演唱。他称赞了这部作品的高度艺术性。并说一个歌手（江格尔奇）所知道的歌（《江格尔》的诗篇）一般有二十部之多。江格尔奇的演唱是连续不断的，歌手只作不多一会的停顿，这时听众可以喝几口茶。他认为，歌手的本事在于：把极端夸大的现象赋予现实的自然世界，把卡尔梅克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真实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并尽可能地延长诗歌的演唱。

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和旅行家尼·斯特拉霍夫、尼·涅费季叶夫、帕·涅鲍尔辛等人也都到过卡尔梅克人中，亲自将听到和看到《江格尔》演唱的情景作了记载。斯特拉霍说：每

---

<sup>①</sup> 拉·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一文，见《俄罗斯民族学史、民间文学史和人类学论文集》，第9卷，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2年。

天晚上，猎人们都在听故事，有些故事是如此之长，需要听讲几个星期。关于这部史诗的篇幅，有的说二十多部、有的说五十二部、有的说三百六十首，足以说明篇幅很长了。

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同时，《江格尔》还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在一些地区，但口头流传更广泛和普遍。在1978年至1982年，笔者曾在新疆访问过十多位著名江格尔奇，其中尼勒克县的达尔玛和萨尔瓦、和布克赛尔县的冉皮勒、温泉县的普尔布加甫以及和静县的普尔拜和额仁策都等人是传统江格尔奇的艺徒，他们都是口头演唱家。他们曾进述过自己学会演唱的经过。据达尔玛说，过去在尼勒克地区有一位著名的江格尔奇叫占巴，他会演唱《江格尔》的许多故事，还会演奏陶布舒尔琴（三弦琴）。达尔玛在十七八岁时经常听他的演唱，从而暗中学会了《江格尔》的序诗，以及江格尔、洪古尔和双胡尔等英雄的故事。萨尔瓦的老家是吉木萨尔县，他的叔父塔日亚奇是当时有名的江格尔奇，会演唱三部，一边说唱一边弹陶布舒尔琴。萨尔瓦在十三至十六岁时向叔父学唱“江格尔的儿子、好汉鄂格岱·莫尔根之部”。1978年8月，笔者曾访问了巴州和静县的江格尔奇仁策，当是他才二十四岁，他讲的是祖传的《江格尔》。他祖父、父亲和叔父都会演唱《江格尔》，他祖父扎拉曾得到南部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奖赏，获得“可汗的专任江格尔奇”称号。扎拉是向另一位著名的老江格尔奇学会演唱的。仁策的同乡普尔拜也是扎拉学习说唱《江格尔》的。口头演唱的江格尔奇的记忆力特别强，他们可以连续不断地把《江格尔》的某一部（章）演唱下去，而且各有各的演唱曲调，有的人还会用几种不同的曲调说唱。他们演唱时最怕被人打断，因为一被打断，就想不起来已经唱到哪里，就得重新开始。他们对待史诗原文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如冉皮勒、达尔玛等江格尔奇说，他们讲述时可能会有被遗漏的片断，但并无自己随意删改之处。而扎拉和胡里巴尔·巴雅尔等著名江格尔奇，却常在演唱过程中结

合听众情绪的需要，增加一些符合他们要求的情节和人物，以博取听众的喜爱和尊敬。但这往往也就是江格尔奇们对英雄史诗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过去在新疆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手抄本《江格尔》。有些江格尔奇识字，他们是读手抄本学会讲述《江格尔》的。因为群众爱听口头演唱，所以，这些江格尔奇往往只得把本子背得滚瓜烂熟以后才向群众表演。这两种江格尔奇的区别，主要是在于他们所传播和演唱的故事来源不同。

我们从所作的调查和分析可以发现，在新疆曾有过三种不同来源的《江格尔》手抄本：

一，前人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手抄本。经克提德加甫、巴音布里、高来、巴图那生、拜提开·奥卡等人证实，在和布克赛尔的王府里曾收藏过《江格尔》的手抄本。据特克斯县的江格尔奇李扎说，他的老师塔希有过《江格尔》十二部的手抄本。他读这个本子学会了《江格尔》的“序诗”和“残暴的玛拉·哈布哈之部”，至今还会背诵。此外，尼勒克县的江格尔奇巴桑·哈尔的父亲达瓦也收藏过手抄本《江格尔》十二部。巴桑·哈尔现在演唱的“沙尔·格日勒汗之部”，是他父亲根据这个本子教给他的。在这里所提到的“残暴的玛拉·哈布哈之部”和“沙尔·格日勒汗之部”的手抄本，在国外从未发现，这证明了它们是属于我国新疆地区所独有的传统手抄本。

二，民间口头的《江格尔》的记录本。据贾木查说：喀喇沙尔的王爷、和静的贝勒、乌苏的贝萨、和硕的阿拉坦扎萨克、昭苏的安本等人曾让写字好的人记录过口头演唱的《江格尔》，并给他们各种奖品。过去，和布克赛尔的著名江格尔奇夏拉·那生曾记录自己演唱的八部《江格尔》，把它赠给了千户长、王府文书乌力吉图。当代江格尔奇朱乃在年轻时读过的就是这个本子，至今他还会演唱这八部。该县原六苏木旗的文书马希巴图抄录过许多



部，他曾对别人说，他要把《江格尔》的三十二部都抄录成书。他的弟子布林曾保存马希巴图抄定的三部《江格尔》，可惜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该县的达木恰·卡塔懂蒙文和满文，他也曾记录过十多部《江格尔》。

三，本世纪40年代，蒙古库伦（昭苏）的宝力德去塔什干学习回国时带来了在前苏联出版的十二部《江格尔》，这样，前苏联的版本也已在某些地区流传。

在这些手抄本当中，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种，即“残暴的哈尔·黑纳斯之部”、“残暴的沙尔·蟒古思之部”和“残暴的沙尔·古尔古之部”。目前，我们还难以断定这些本子抄写的确实年代。据加·巴图那生的调查，过去，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某些人家里，几乎都藏有二三部《江格尔》的手抄本。蒙古象棋和《江格尔》手抄本已成为新疆蒙古族聚居区有文化的人家里的摆设和文明的标志。这就可见《江格尔》在新疆蒙古族人民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

这些手抄本《江格尔》与早已刊行于世却不在口头传承的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不同，是活态史诗的记录。它经过江格尔奇的背诵重新回到了民众之中。因抄写者的加工，手抄本也有不同的变化。

民间流传的活态史诗《江格尔》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对《江格尔》的各种版本和异文进行比较分析后可以发现，随着时间、地点和演唱艺人的不同，《江格尔》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化。但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程度不同，有的组成部分较为稳定，有的组成部分较易变化，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相对稳定的因素与易变性的因素。《江格尔》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 1、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主要英雄人物的名字；
- 2、英雄们的家乡阿鲁·宝木巴汗国的国名；